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五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李進堯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皇清文頴卷五

論

太極圖論

葉方藹

自易言太極至宋濂溪周氏作為圖說始以無極太極發明聖藴紫陽朱氏復為之觧於是斯理大顯臣謹論曰天地之闔闢人物之變蕃上古下今之轉運不窮際無極有之推行不礙總一陰陽為之然陽不能自生陰

不能自成有主宰是氣妙合而凝之者當其無聲無臭無形無色朕兆未剖之中萬象森然靡一不具變化生息悉從此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臣則謂未有天地以前太極在氣化既有天地以後太極在聖人在氣化者不可見請就在聖人者明之太極非他即吾生生之心仁而已仁之未發寂然不動機緘苞固一渾淪之體仁之既發隨感隨應隨應隨足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齊家治國平天

下出之無有窮措之無不當是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生生之仁始無遺憾太極之妙全乎一心矣堯舜之如天好生性而有此仁者也湯武之朕躬有罪毋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台一人反而有此仁者也其他以後之君莫不好生而得之不好生而失之於仁或離或合具其一端而乖其全體終不能仁覆天下而追唐虞三代之治葢生生

之理在我則天下共恃以為生生生之理不在我則我先不能自生而何以能生天下世之論太極者囿於形器之中但知晝夜遞更寒暑迭運四時行百物生以為氣化使然與己不甚關屬而不知反求諸身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彌乎六合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如是親切而有味故臣之論太極舉一生生之仁而豁然也或問臣曰仁於易為元配亨利貞於圖說為木配水火金土太極者含四德苞五行而顧欲以一仁蔽之乎臣曰否易

與圖說之於仁偏言之也臣之於仁專言之也易之元
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其循環不已者何物乎
圖說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其孳
息不停者又何物乎故曰生生之謂易圖說亦言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生生不窮夫生生之理其在聖人非仁
孰足以當之分而名之則仁義禮智信合而名之則一
仁仁則仁之愛義則仁之宜禮則仁之敬智則仁之别
信則仁之誠實孔子曰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而尚有

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者乎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而可以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行之乎故聖人有時以喜為仁亦有時以怒為仁有時以生為仁亦有時以殺為仁無非此生生之機發於不容已時而出之使無滅息已矣程氏以為仁如穀種其喻最切夫穀之為物能養人則似仁之愛種類各别則似義之宜交生不雜亂則似禮之敬不與衆草伍則似智之别春生秋穫不爽其時則似信之誠實然是五者若

不得種則無以為託程氏獨以種喻仁其即臣所謂生生之仁乎其即易圖說所言含四德包五行之太極有二乎無二乎或又問臣曰仁為太極是則然矣然朱氏圖觧謂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盡人而具今獨歸諸聖人豈聖人有仁而衆庶無仁乎臣曰吁何說之陋也周氏言之矣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而立人極焉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太極有極人亦有極聖人人倫之至仁本盡人同具而立極則非聖人不能

臣又以為聖人在下位則其仁可以立極而盛德大業不能頃刻徧諸天下故又在乘時行道之聖人然而立極之事難言矣雖有聖人不敢廢求仁之功請陳其槩厥次惟五一曰凛幽獨人主端居法宫念慮未起外不與臣工接内不與婦豎接此圖所謂無極太極○之時乃生生之根柢而已與物所共託命者也理欲之名未立則渾乎仁而無不仁可喜者此時可懼者亦此時存養之功無如一敬書之安汝止惟幾惟康詩之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如是則清明常自湛然而非幾不貢吾仁之本庶乎立矣二曰察幾微人心至靈豈能常寂而無感方寸之頃忽然而觸人雖不知而已則獨知此圖所謂陽動根陰〇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萌蘖為理為欲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過此不察遂有不及察者司馬光有言水之微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維欲亦然故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慮必極其發而辨必極其

精夫如是庶幾弗迷所往而吾仁其不可淆矣三曰審言動人心既動乎中即不能不形乎外威儀詞命實傳吾之精微以告人此圖所謂陰靜根陽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發露吾雖能審其理欲矣而一時耽於便安習於苟且恐其猝發而不及制持守之功可不立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聖門教人用力之方也然在人主聲色玩好誘之於前左右嬖幸伺之於後莫不欲乘其一言一動之釁而入焉閑邪存

誠之難又有百倍於恒人者持之以勇而決之以剛夫如是庶幾弗撓所守而吾仁其不可奪矣四曰考實德人主凛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則其理在我自有躬行心得之妙此圖所謂陽變陰合五行順布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竪實吾仁中固有是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矣然不知是五者之德果能全備於我乎試一思之必無不愛而後仁必無不宜而後義必無不敬而後禮必無不別而後智必無不誠不實而後信五者

何以缺一而不可何以相成而不悖何以衆人皆全而卒不能全何以聖人克盡而我不克盡反而求之使自得之務令根原融洽而條理脈絡周流貫通夫如是吾仁之體無不具而用亦無不足矣五曰驗功化人主備仁之五德則有聖人之德即有聖人之功此圖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之時也生生之仁於是乎推行盡利吾既歛仁義禮智信之德於身即用是次第敷錫之而親親仁民愛物皆在是矣雖然豈易言

哉四海甚大萬類甚繁由戚以及疏由近以及遠由有知以及無知莫不待治於我人人養其欲物物給其求則必誠無不長偽無不消公無不伸私無不詘善無不舉惡無不懲利無不興害無不革凡所施為一一合天下同然之心理夫而後以饗天祖則天祖歆以惇九族則九族敘以釐百官則百官欽若以綏萬民則萬民從乂以長養百昌庶彚則鳥獸魚鼈草夭木喬熈熈時若同在太和元氣之内吾仁之全體大用兼該畢具生生

之化在天地而生生之妙在一心矣凜之幽獨以端其原察之幾微以防其萌審之言動以謹其著考之實德以立其體驗之功化以究其用五者之功周而復始始而復周日新又新千變萬化不出一本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求仁之功盡此矣人人可能而不能聖人能之而無其位則功化亦不能然則立極之事非乘權行道之聖人孰可當之哉太極之極先天之極也不求仁而仁也聖人之極後天之極也求仁而得仁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有心者求仁之功
無為者立極之妙臣故謂仁即太極而繼之求仁立極
之功以為惟我
皇上其盡之
臣謹按周氏太極圖與今易之横圖及方圓二圖所為
先天之學實相表裏無極而太極云者即先天圖之太
極也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云者即
先天圖之兩儀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云者即

先天圖之四象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者即先天圖之八卦乾與坤交而生震坎艮坤與乾交而生巽離兌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變化無窮云者即先天圖之由八卦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云者即先天圖之皆從中起而萬事萬化皆生於心也蓋自宓犧畫卦文王周公彖之象之孔子傳之翼之越數千年而周氏復為此圖闡明斯義其云

無極正見無形有理有理而實無形所以發揮太極之妙而豈有加於四聖之旨哉朱氏不憚重複條分縷析而周氏之書始昭然於天下後之學者無所用其疑議矣然朱氏以為周氏以此圖授二程氏而二程氏未嘗示門人恐其馳心空妙而不能嘿識於意言之表又以為此圖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臣繹思之先天以往天命之性人不能與其事者也後天以來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人所當盡其功者也

故在今日論先天不如論後天較為親切伏見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誠孟子曰性善而反求諸身生生之妙天地萬物聯為一體不越一仁疑此即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本妄擬後天仁體一圖以配太極列其功夫節次曰凛幽獨曰察幾微曰審言動曰考實德曰驗功化由戒懼慎獨以臻位天地育萬物自然之極致使知吾身之一動一靜即太極之一陰一陽其理未嘗有一息之停其功不可有一息之間竊謂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弘道之責斷在
皇上體後天之功以合先天之撰敢因
清問所及一竭顓愚所恨臣學問弇鄙識見卑陋聖賢
儒先之書未能熟讀深思徒以影響浮泛之詞挂一漏
萬於義理毫無發明此則泚筆之下旣恧且懼若也臣
方藹謹記

宋璟論

葉方藹

易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夫以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君子斷斷然拒之不受豈好為已甚哉權利害是非之介慮之精而見之甚確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昔唐至中葉女主擅國張易之昌宗之徒專權亂政天下從風而靡獨宋璟挺然羣衆之中特立不撓然其時武后雖悍而於公則改容晉接有加禮矣易之昌宗肆無顧忌而於公則推

位讓坐事之惟恐不至矣小人之承順如此而公絶之愈嚴天下之人皆為之懼不知其於是非利害之介慮精而見確合於大人之亨也夫小人之於君子如方員之不侔而枘鑿之難入一旦卑躬戢體以相傾奉豈真有尊慕道德之心哉彼以君子者當世所重欲借之以飾其詐而濟其私陽博折節之名陰圖自便之實為君子者一不知而入其圜中彼直以私人畜我而頤指氣使惟其所欲於此之際而思稍示同異不至於戮辱不

止史冊所載非一事矣李固之於梁氏荀彧之於曹公是也或不足道固之剛明純正豈依梁氏以求名者哉不能絶之於始而輕身就之馴至殺身而不悟良可悲也公固早鑒之矣且夫小人者雖其自處貪冒無恥其於邪正之數亦未嘗不明也淮南王歷數漢臣丞相弘輩皆如發蒙振落而獨憚一汲黯李師道輩金帛至長安而不敢登杜黄裳之門何則其嚴毅之氣足以陰折其謀雖逆知必不為已用而終不替敬畏之心也易之

昌宗之憚公者豈異是乎假令見其一日之恭敬驟與
文歡彼將玩弄我於股掌之間而以楊再思宗楚客之
流待之又安肯卑躬戢軆以相傾奉也哉故夫君子不
幸而近小人茍不至固或之蒙禍未有不如再思楚客
之詘辱而已者也或曰易之書成於孔子佛肸之召孔
子且欲往焉何哉曰必孔子而後可非孔子斷不可也
孔子不云乎世之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孟子為
齊使王驩朝暮見未嘗與言行事孟子學孔子者也孟

子且不能而況不如孟子者哉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删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其以彖象文言雜入

卦中若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陳梁以來鄭康成王弼二注並列學宫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注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虚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頴達與顔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

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

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

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

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

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

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

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晩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為逸書獨其訓觧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撰有以也孔頴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注頗得其要金履祥表注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馬詩三百

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

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

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札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注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眛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為厥慭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於君

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況乎徐彦楊士勛之疏為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

並為訓解而杜預注皷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歴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謡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寛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注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

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備耳剽目剌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為大師射策為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

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倉深明其業為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奥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祕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

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宫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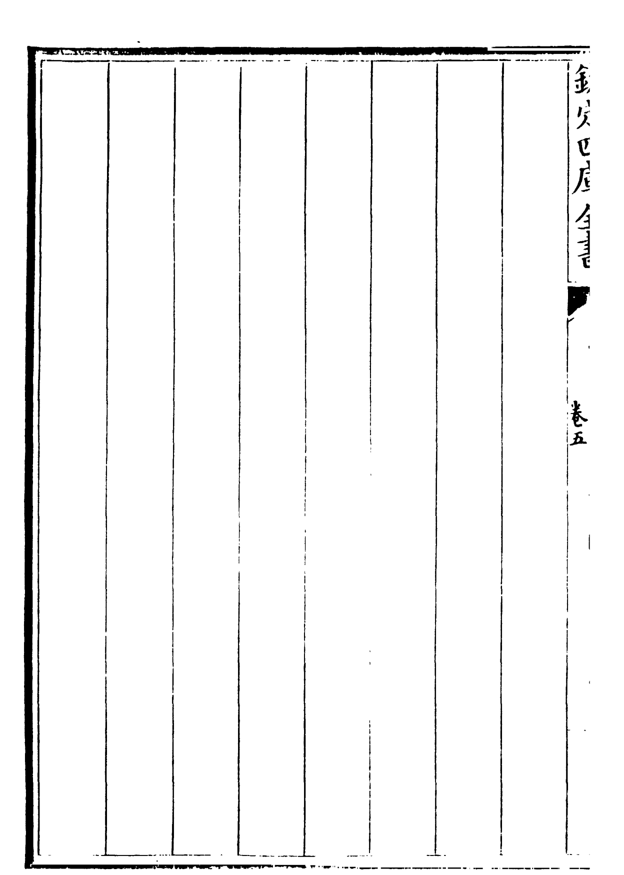
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删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録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注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

禮付門人黄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寛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彚為一經俾海内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注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顔芝所蔵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

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為之注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為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温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官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奥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

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葢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

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二十一史論

湯斌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馬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略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寛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逭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舄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髠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

彦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説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録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户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

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略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宏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抵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删略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叙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眗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别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溆以外戚而卓行

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德蔽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

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癸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
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
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
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
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襃刺失據衮鉞無憑何其踈也
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葢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
集衆長而削藳廹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
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

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魏裔介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口授耳傳或以疇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挈舉百度陶範萬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即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禍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為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離古文若近是乃

數傳之後浸以陵彛昔孔子歎周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繇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祕籙寶冊鴻文亦且滅没於曠日玩時之下茍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通於精神往來之間而况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訂者未嘗不燦然昭垂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姦謀烹滅諸侯破壞井田焚燒六經

自以為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邱告終咸陽遂火七廟邱墟為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權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搢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謫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一時學宮喁然向風可謂宣聖之功臣然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已窺其隱唐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喋血禁廷終懷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

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逵四衢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之區則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况治天下而可昝以從事乎説者往往以一事之失以一人之謬乃遂呰議先王之法以為宜於古者不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强幹弱枝犬牙相錯間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廉善計吏以贊天子烏有不法先王之闢門籲俊而可為治者乎執爵而酳執醬而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烏有不法先王之尊年尚齒而可為治者乎推之明刑弼教期於無刑五典克敦九功惟敘凡先王之法垂憲萬世者固不可更僕數矣即有黃老之虛無申韓之刻薄楊墨之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而先王之法自昭著於金匱石室之間與天地同其壽

嗚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兼舉巨細靡遺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方策矣所以法法者不在方策也人主得其所以法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皇清文穎卷五

皇清文頴卷六

論

太極圖論　　熊賜履

上下古今一理而已一氣而已離理無從見氣離氣無從見理此主其合者言之也有理方有是氣有氣斯有是理此主其分者言之也理外無氣氣外無理不可謂理此而氣彼而特不可不謂理先而氣後亦不可不謂

理精而氣粗此又主其分而合合而分者言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器也即氣也所以陰陽道也即理也斯固二而一一而二不可以分合言而亦不可不以分合言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殊散何莫非此氣之充周此氣之運行而此之所為充周而不遺運行而不息者葢莫不有是理焉為之主宰往復於其間而縱横上下過續往來無不如是而初無一隙之或缺一息之或停也然則求

道者亦務明夫理而已矣自伏羲一畫洩兩間之機孔子十翼闡千古之秘斯道昭揭如日中天無何聖徂神伏異端蠭起微言大義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韓昌黎後先相望於千百餘歲之間而曾未能力窮其奧而明正其統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寧虛語哉濂溪周子神契妙解不由師授為之建圖立說俾造物極至之理庶幾昭示於來茲其曰無極而太極也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易有太極之謂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

言是理之動靜成形陰陽成象猶太極之生兩儀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也曰五氣布四時行也言是理之由一而二即由二而五猶兩儀之生四象而二老二少自成其變四方四隅各得其位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五流行化生萬物也言是理之行生發育無際無量氣化形化形生氣生無往而非乾坤之摩盪六子之結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瀰漫而亭毒也合而言之萬物一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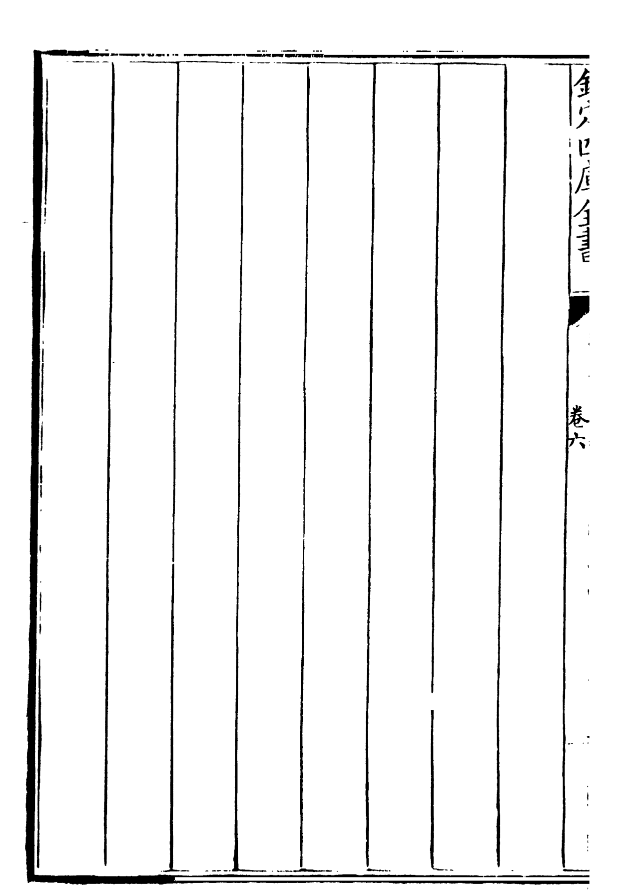
不已大德敦化為物不貳是也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小德川流生物不測是也究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方所拘無乎然而無乎不然無乎不然而無乎然者也則試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凡有形有象皆氣也二五萬物是也凡所以形所以象皆理也太極是也所以形者無形所以象者無象無形者形形無象者象象形形

者無形而無不形象象者無象而無不象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説也理無欠缺氣安有欠缺理無歇息氣安有歇息至微至顯即顯即微至顯至微即微即顯無精無粗亦即粗即精無鉅無細亦即細即鉅其奥其妙不可以言詮不可以意解而實則凝目舉趾觸處皆是而正非有幽遠杳渺之難為測識者也而或者疑無極之説近於二氏以為出於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輩之所傳嘻抑誣矣葢太極乃至無而至有亦至有而

至無者也至無而至有非佛氏之所謂無至有而至無非老氏之所謂有也佛氏之所謂無非吾之所謂無老氏之所謂有非吾之所謂有也先天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太極圖由一而二而五而萬洪範圖由一而三而九而八十一數有多寡而理無同異又何疑於周子繪圖朱子立解之指乎總而論之太極非他不過天地間極至之理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物得之為人物無有二也而就其最切於人心者言之

益是太極之理存之為五常之性發之為四端之情得之於心為德行之於身為道推而廣之舉而措之天下之為事業放之六合用中有體卷之寸靈體中有用時時在在焉往而非是理之包涵條貫於其中哉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朱子曰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此體道之君子存養省察明體達用其功不可須臾之或離而周子特為諄諄致謹於君子小人修吉悖凶之戒而端有賴於聖人之主靜立極定之以中

正仁義也况人主膺圖涖宇函三在宥卷舒協四氣之和動靜彙百昌之祉唯是得一以貞乘六而御清宮齋穆之中明堂敷布之際體乾行健作則建中務使宥密單心無為至正綏猷錫福協應庶徵則體全用備登三咸五求之心極而無餘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亦此意也夫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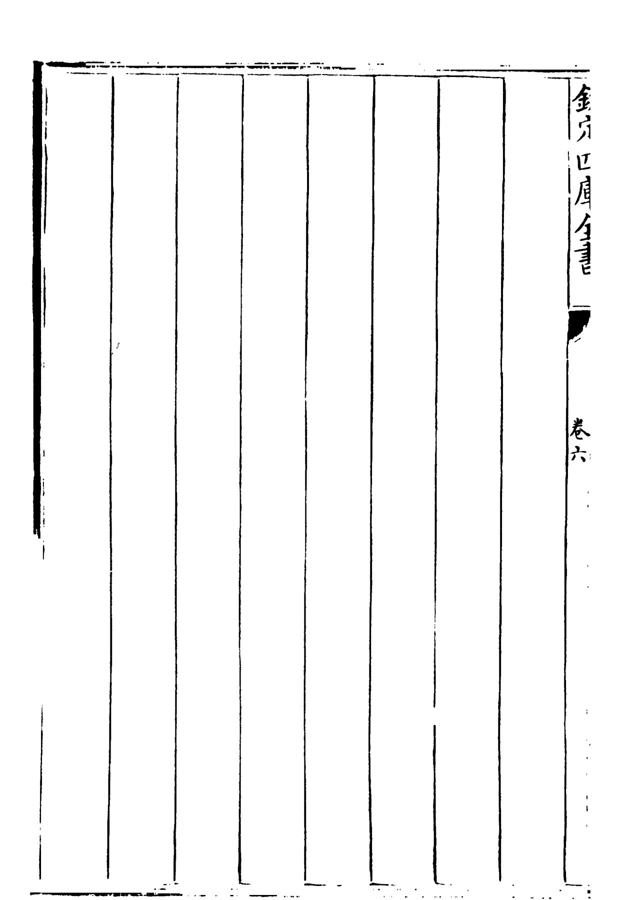
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聖人以順天道明王事而立萬世不易之則者也聖人憫夫王道之不明禮樂政刑之失所統而天下後世將不得與聞於先王之教故明天道以治之以王者賞罰予奪進退之權一寄之於春秋而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益迫矣憂天下後世之心迫遂不得不力為之防深為之慮一言之褒一字之貶兢兢焉無敢失者非得已也韓子有曰春秋謹嚴程子以為

深得春秋之旨益以其能識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春秋繼詩而作也詩之旨主於溫厚和平美刺之間優柔不廹類多託物以流連之咏歌而長言之即其間不無憫時病俗之非亦且怨而不怒初未嘗指陳是非激切而褒刺之也而春秋之主於謹嚴也其於溫柔敦厚之意何居不知詩之作也王者之政教明於上仁義涵濡里巷之間皆有以咏歌乎聖人之澤即邶鄘而下稱變風矣而先王之教未衰善惡猶未泯於人心故其思深

其思深故其言長若春秋之作也王者之政教不作於上紀綱廢墜雖桓文復作號稱尊王而先王之澤已湮善惡之機將泯故其情迫其情迫故其義不得不著此春秋之謹嚴所由繼於溫厚和平之後春秋之教一詩教也今觀其宏綱大義之所在或抑或揚或隱或顯或屈或伸或予或奪無不準之於天道本之於王事御之以帝王之大經大法嗚呼何其慎也葢春秋一書以防天下之肆則立説不得不謹以止天下之僭則持義不

得不嚴以一言立百世之經以一事立萬事之則將以挽天命民彝於既泯使復與聞乎古先哲王之教也則是於聖人之詞益切而聖人之心益苦矣夫先王之治天下莫嚴於禮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蘇子曰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春秋之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聖人之作春秋一以禮為斷先儒之論春秋一以禮為歸益將為持世之大防而不得不出於此也非即韓子謹嚴之説哉韓子識春秋之義故其於佛老竭力而

排之其詞直其義正使異端不得進而與吾道爭也亦可謂能謹且嚴矣葢未有聖賢生而不為世道憂者也未有為世道憂而不凛然於人心之防者也凛然於人心世道之防而出於謹且嚴也豈得已哉知此則可與讀春秋而亦可與讀韓子原道之文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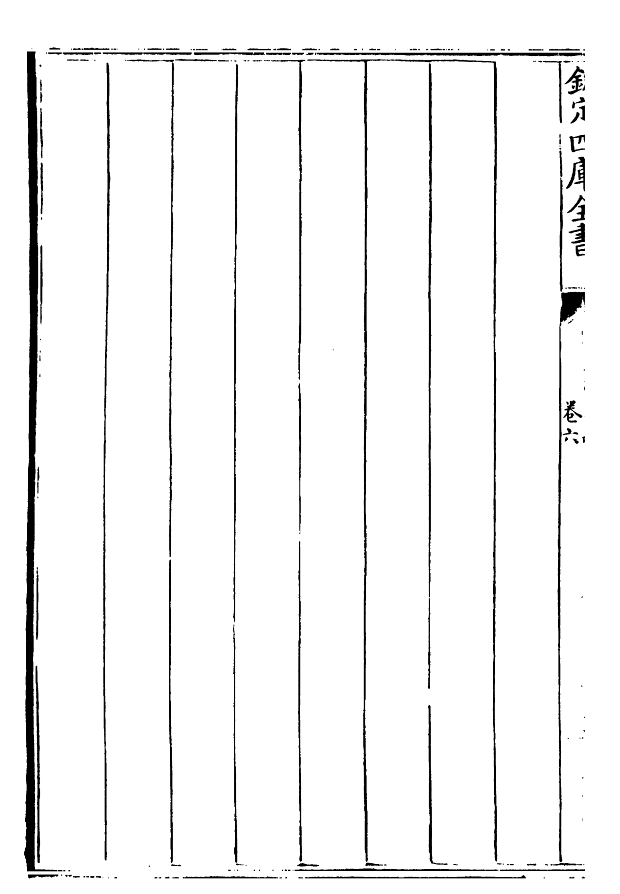
董子之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善乎董子之言上自商周秦漢下迄三國五代唐宋以來國家所以延促之故卒未有能易其言者也人心之日流於偽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聖人以教化為隄防堯舜禹之相禪以治繼治人心渟樸未漓董子所謂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夏之敝伊尹稱之曰肇修人紀夫五典之敷久矣至湯而言肇修者救夏之衰也周承

殷之敝文武成康數聖人相繼漸摩涵濡以革殷故俗書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又曰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化之若斯其難也秦人承戰國之敝無一日之教澤而加剥削焉是以再世而不振西漢之澤綿於文景東漢之治洽於明章唐之緒永於貞觀宋之祚延於真仁此數君者類皆能興起教化以丕變一世之人心風俗使子孫有所憑藉以為固嘗譬之天下大器也昔之人用之數百年日剥月削久而窳敝矣後之人取其器小而補

苴之大而陶鑄之稱其力之厚薄以為所用歷年之多寡未有仍其窳敝謂可以無慮者或曰人心之日趨於軌近勢則然也雖聖人不能返之使淳是葢未知天道矣夫秋氣之蕭瑟隆冬之冱寒斗杓一移萬物煦煦譬如人立乎文景貞觀之間迴思嬴秦五代之世不猶樂陽春之和而幾不知栗烈之苦耶是知天道無剥而不復之理人心無往而不返之機聖人執大權於上以天地為鴻鈞以萬物為銅冶以喜怒賞罰為屈伸呼吸使

天下之人訛訛焉而動蒸蒸焉而化斲華而還樸去偽而即誠風俗淳美人心敦固恥於犯法悚於為非禮義之化浹肌淪髓如治器者堅好完固而後可以貽之子孫而為百世不拔之業也且治天下之需人材人主盡知之矣天下卓立特行之士不為世俗所移百而不得一者也古人有言曰天下之人中材為多故治世之本教化為尚教化行引中人而升之於君子之域教化廢推中材而納之於小人之途故教化者推之輓之之具

也廉恥之道重而後有恬澹之士義利之辨明而後有氣節之行躁競之習除而後有難進易退之節侈靡之風革而後有守約潔己之操風行六宇蒸變萬類鼓之舞之咸去故習所由風俗美而人材出以惟上所用故曰有教化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國有與立善乎董子之言為不可易也



中和位育論

張英

讀中庸者勿徒謂是聖賢言理之書也夫天地至廣萬物至繁日星河嶽之奠麗飛潛動植之蕃變神奇而莫可測紛紜而莫可紀極天下之聰明才智而莫能知其所以然中庸謂以一心之中和而位之育之朱子釋之以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要皆渾言其理而未嘗實指其事於是高明者將遊其心於空虛杳渺之域顓固者習聞其說又視為迂遠而

不可信以為聖賢特如是言之耳間甞觀洪範之所謂五事以貌言視聽思而約之以肅乂哲謀聖配之以雨暘寒燠風推之於休徵咎徵極之於庶草蕃廡而後知聖賢之言有其理則必有其數理精而數亦非猶有其理則必有其事理實而事亦非虛其所以訓天下後世者該乎至大而非誇通乎至微而非不可據也夫貌言視聽思於一身備之肅乂哲謀聖於一心備之至於雨暘寒燠風皆不失其序則天地位可知矣庶草蕃廡則

萬物育可知矣聖人在上以一心運乎穆清之上辨上下以定乾坤大施生以配覆載隂陽之愆伏寒暑之失次水旱之不時皆得以裁成補救洩其太過而助其不及故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山陵不崩川澤不竭清者常清寧者常寧此天地位之實事也建立法度紀綱教養生民使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長遂撙節愛養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使各遂其性各蕃其生此萬物育之實事也故稱堯舜之功者曰地平天成稱成湯之德

者曰鳥獸魚鱉咸若上古聖人德盛化神者皆然中庸特舉而言之耳嘗謂中庸之所謂至誠至聖必至帝王而後能極其量中庸之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必至有天下而能顯其功葢君心即天心也萬物之託於天者有形之天萬物之託於君心者無形之天人主一念之動而萬類以為慘舒一言之發而四海以為休戚知此則知中和位育之理至近而非遠至切而非虛也如夫子居春秋之時躬備聖德而位育之功不得加於上下疑

參贊非儒者之事雖然聖人繼往訓開來學使天下後
世曉然於天經地義之大仁民愛物之理雖不能位育
一時之天地而其施益遠而其教無窮葢六經者聖人
參贊之事也故曰堯舜之聖功在當時仲尼之聖功在
萬世

格物致知論

張英

大學一書統明新以垂訓貫本末而立言而其說始於格物則格物之說亦誠重矣蓋盈天下皆物也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顯而彝倫物則之際大而天地萬物之原隱而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及於一事一物莫不有其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如此而不能真知灼見則善惡之數未明是非之幾未決邪正之理未判危微之機未審以之明德則幾微疑似不能洞達而無遺

以之新民則設施措置不能每舉而悉當又何以本末兼貫明新一致而號為大人之學哉大學之所以托始於格物者其學甚大而非無所統會也其學甚博而不入於馳騖也其學甚精而非流於虛渺也內而身心意若何而誠而正而修外而家國天下若何而齊而治而平人倫物則若何而為恩義分合之端天地萬物若何而為位育生成之故君子小人若何而為誠偽邪正之別以及一事一物若何而為至當不易之則於此格之

使之表裏內外洞達不疑格一物而一物之知以致格衆物而全體之知以致葢知者理之具於吾心者也而散見於物在吾心則為知在物則為理於物物而格之而後吾之知不入於昧不蔽於偏不流於虛而有覺之體全矣雖然格之者何格之以吾心之知也非吾心有知而何所恃以為格致之者何致之以在物之理也非在物能格而何所藉以為知故知與物非有二體格與致非有二事司馬溫公以為格去外物是以物視物而

不知即吾心之知所寓也王文成主於知行合一是以一格而遂無餘事亦與大學之旨有歧格物致知正吾學與曲學之所以分途而辨之不容不早且慎也彼離物索知而自矜頓悟者虛無異端之學也既不求於物則外視物矣又安能不舉身心意與家國天下而俱外之也哉大學之道所以統明新貫本末於一原者格物致知之說也

太極圖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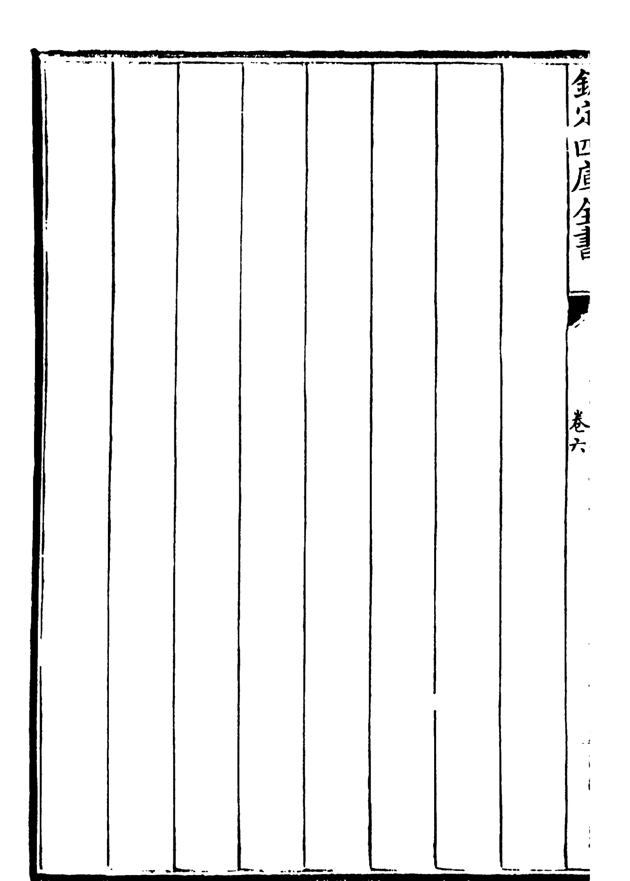
太極之説始於易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居兩儀之先則其為生天地萬物之本無疑也至周子濂溪始建圖立説於太極之上復益之以無極而太極由此而動靜互為其根以至生五行布四時成男女化生萬物而太極之義備矣先儒往往謂無極之説易所未發而周子發之或疑其説近於空虚朱子以無形而有理之言釋之葢謂其有也而初不滯於

形迹謂其無也而更非涉於虛渺後世紛紛之議折衷於朱子之圖解而亦可無疑矣嘗論天地之所以生陰陽之所以立五行之所以變化人物之所以蕃育何以往復而不窮何以流行而不滯何以亘終古而不敝此必有為之極者是即於穆不已之原繼善成性之本乎故極中未嘗無健順之理而言仁義禮智信則分配乎五行獨此一理渾然精純而萬變生焉萬化出焉故謂之太極合而言之天地萬物共一太極一氣周流之内

天地且不能外而况於人物乎此所謂合萬殊為一本者也分而言之一事一物各有一太極即纖細之物俄頃之間而此理何弗周徧而不遺此所謂散一本為萬殊者也易之所謂兩儀即圖之所謂動靜陰陽也易之所謂四象八卦即圖之所謂五行人物也易言其理圖發其藴無極一言又所以善言乎太極而使人不敢以氣化之相嬗者遂謂之太極然則周子與易有岐旨乎而周子所以建圖之意何居人與萬物同涵此太極而

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觀於天地位則天地隂陽之極自人立之萬物育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故一言以斷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以立人極焉吾人性中之一動一静即配乎圖之隂陽也吾人性中五常之德即配乎圖之五行也吾身之醻萬事應萬變即配乎圖之萬物也然則動静之未分五常之所不能名萬事萬變之未接而凝然中處者非即配乎圖之太極乎君子欲使吾身之太極足以配乎天地之太極而動静生

生不窮者葢有道焉不外乎周子通書之所謂誠與圖說之所謂靜而已矣太極雖兼動靜而非靜無以立其體太極雖渾萬善而非誠無以會其原靜則常正而太極之體立矣誠則不息而太極之用周矣體立用周則天地之極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是則周子建圖之意也豈徒言夫理而不切於人事者哉洪範五為中數而言皇建其有極五行五事莫不從之矣惟中能建極殆亦先圖而啓其義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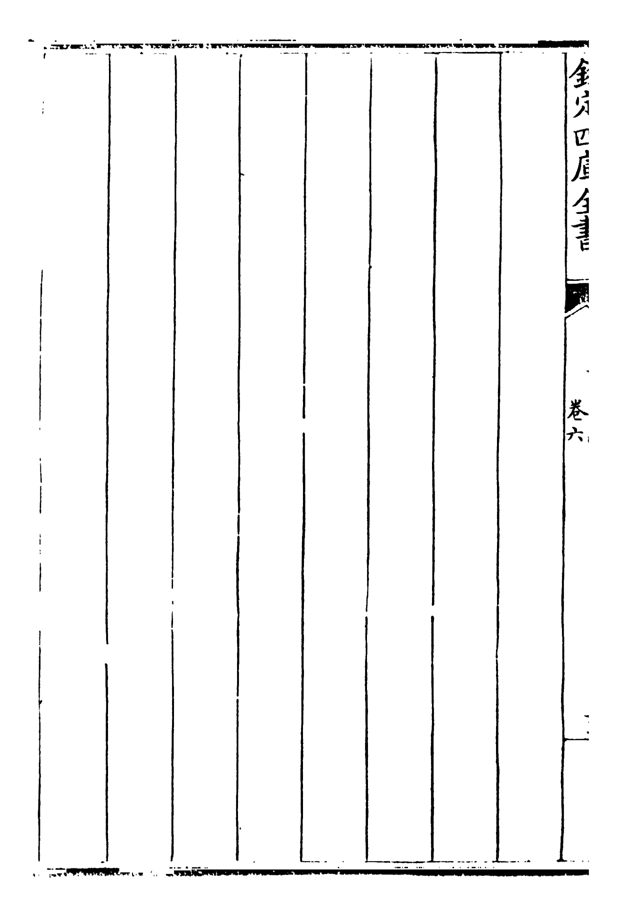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

張英

夫子罕言命孟子亦曰君子不謂命聖賢之意葢不欲以氣數之有定阻人進修之意啓人趨避之心孔子又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義何居夫人之處世榮辱得喪毀譽進退之數類皆有天焉不知其為天而汲汲以求之營心於患得患失之途此小人之僥倖無足論者也知其為天而委心於因任置身於閒曠舉凡進德修業奉職循分之事皆置焉不講一切聽之於杳渺不

可知之數以自謂知命而可謂之君子哉非也夫子之意益謂知此而後君子可為也天下之欲為君子而不能為者榮辱亂其中得失易其慮毀譽眩其視聽安危吉凶揺惑其素履由是沉靜者轉而為競躁矣方直者化而為突梯矣亢激卓立者變為緘默謹愿矣以福利為必可趨以災異為必可避苟且妄營而君子於是乎不可為矣聖人告之以知命所以靜其心澹其慮一其聰明奪其智巧而後其為之也純誠敦一可以歴萬變

而不渝其正入萬物而不易其識其進德也堅其修業也勤其奉職也專其循分也恪獨居而坦坦處羣而穆穆遇事而侃侃利害乘之而磊磊落落艱大投之而孜孜勉勉中無所疑外無所慴先後左右無所瞻顧卻慮凡君子所當為之事皆得而為之則由其知命者素也進以禮退以義孔子之所以為孔子非徒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云爾也士大夫之持身涉世其亦味乎斯言而已足哉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英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為至鑒以為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彛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

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謂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倖苟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既不能絶去聲色狗馬遊晏沉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勢且招權納賄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愬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而非毀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

倖小臣微豎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遊談或為儕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搆成其釁人君方以為自已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談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之賢士大夫余以為此特舉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

數輩者皆狡詐奸佞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搆禍既深卒成犬臺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顯處内蕭望之以賢傳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鄧通韓嫣輩亦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顛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奸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

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晏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妍媸亂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蔽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緣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葢游晏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

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踈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為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善乎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髙輩刀鋸之餘智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而不敢近之矣

好名論嘗進講殿中蒙問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時奏對大指如此退而廣爲論云

陳廷敬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爲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

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誼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偽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因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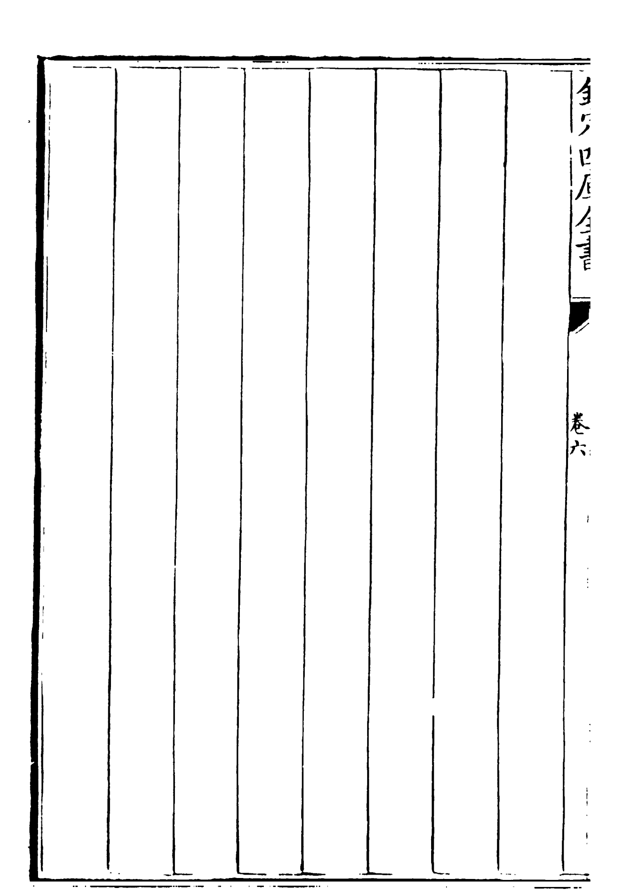
主茍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逆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言好名之難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不以

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

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丘未嘗學軍旅之

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乎經

者後之人臣能者尠矣故以孔子之對為事君之法



好名論下

陳廷敬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為善而喜名為惡而惡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為喜惡不足以為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其為惡也與為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

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榮之爵禄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閭以獎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

自好其名而或蕲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為本

皇清文頴卷六